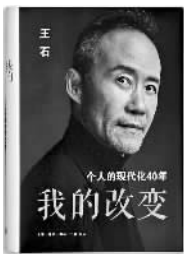




王石书写我的改变 凌云记录花与万物

《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



王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这本书里,王石尝试分享2008年危机(“拐点论”和“捐款门”)之后,发生在他个人生活里的变化: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死观的变化,等等——他称之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或一个人的现代化。

在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和“万宝之争”后,王石以历经十年“刻骨铭心的反思”,完成此书。本书不仅是对世人加诸其身的众多谜团的大起底,也是作者向读者倾诉、交流,甚至彼此鼓励的“走心”之作。王石在书中摒弃了一般企业家传记对“商业”“成功”等概念的纠缠,打破时间的线索,在剖析自我中回应时代,展示其对人生、文化、商业以及社会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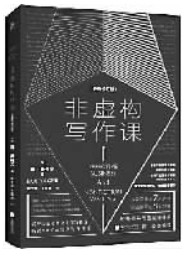
《花与万物同:24科植物图文志》



凌云 著 [英]伊莎贝尔·亚当斯 插图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本书选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24种植物,从每一个科属的特征、分布、功用、繁衍与进化等方面展示了植物的特征,并将植物承载的神话传说、诗词歌赋等考据缘由,用饮食或本草药籍,将植物与人同烟火衔接,让我们重新认识身边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枝叶花朵;书中百幅珍贵植物手绘图,实现了对植物特征的细致描绘,展现出各科植物的精妙肌理,是博物爱好者不容错过的图鉴大赏;此书不仅让读者见识到植物本身的魅力,也同样感知到世界的广阔与神奇。读懂植物,就读懂了大千世界万千变幻里隐藏的生命线索。

《非虚构写作课》



[美]简·耶格尔 著 陈文烽 王婷婷 译 低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无论你想写报告、论文、贺卡、演讲稿、介绍信、商务信函、工作总结、电子邮件、自媒体文章,还是畅销书(除小说和剧本),这本权威的写作书都是必备的指导教材。作者在书中分享了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新闻系多年的教学经验,实用性强,内容系统、翔实,包括如何评估你当前的写作水平、有效写作的四个基本步骤、如何克服写作障碍、如何写出好内容、如何构建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如何管理写作时间等,每章的最后都有一个针对性练习,以及可供参考的书单,适合入门的写作者,也适合想要进阶的写作者。本书是第三版,新增了第三版序言、编辑校对指导,更新了推荐书单。

《两个人的车站》



[俄]埃·韦·布拉金斯基 埃·亚·梁赞诺夫 著 刘溪 童道明 译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命运的捉弄》是陪伴俄罗斯人迎接每个新年的永远的童话,片子的主人公在人们心中早已成了亲人般的存在。而在中国,梁赞诺夫是上映作品最多的苏联和俄罗斯电影导演。中国观众曾向今天追捧好莱坞电影一样,狂热地为他贡献票房和收视率;话剧版《办公室的故事》《命运的捉弄》《青春禁忌游戏》等,至今仍我们的舞台上常演不衰。

在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式的喜剧中,幽默和讽刺总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两个人的车站》让我们看到小人物在荒谬的体制中如何生存。即使时代变迁,这份温柔的讽刺,依然能让我们含泪而笑。(苏墨)

死亡终止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工作,他用毕生的坚持和争论,努力为纯粹的文学阅读守护一方天地——

在诗与美的天堂里,等着人来

本报记者 梁凡

当地时间10月14日,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纽黑文的医院去世,享年89岁。

作为文学理论研究者与批评家的布鲁姆,凭借其早年间开创性的“误读”理论,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然而,在此后长达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布鲁姆又以“多变”而又“固执”的姿态,收获了太多来自时代与同侪的冷眼和抨击。

身入暮年,这位几乎将一生都抛掷在学术与文学中的老人,却冒冒失失地走出象牙塔,为了守护自己心中的“正典文学”,如同堂·吉珂德一般,向着他口中的“三流文学”毅然开战。

阅读的“怪物”

“我老了,我这种人就像恐龙,应该住在自然博物馆里。”

几年前,美国卫斯理安大学副教授王敦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记下了布鲁姆在耶鲁大学课堂上对学生说的这句话。

的确,布鲁姆不仅在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久享盛名,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概也鲜有不知其人其论的文学研究者、学习者,就连许多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也听说或运用过诸如“强力误读”“影响的焦虑”这样一些布鲁姆早年提出的批评概念。

布鲁姆1930年出生于纽约,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正统犹太移民,两人都没有学过英语。但年幼的布鲁姆天生早慧,他最初从意第绪语诗中发现了诗歌之美,开启了自己一生不辍的文学阅读。

布鲁姆自称为阅读的“怪物”,他说自己可以在一小时内阅读并吸收一本400页的书,年轻时更是一次能读1000页。诗歌尤其是布鲁姆的至爱。他曾表示,自己能背诵不计其数的诗,包括莎士比亚全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威廉·布莱克全集、希伯来语的《圣经》和埃德蒙·斯宾塞的长诗《仙后》。

1955年,布鲁姆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4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雪莱的神话制造》,以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开始了学术生涯。

在布鲁姆一生所作50部著作中,最初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是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在这部糅合了精神分析学说、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灵知主义等神秘学要素的理论著作里,布鲁姆提出了著名的“强力诗人”“强力误读”“影响的焦虑”等后来为文学批评界所熟知习用的概念。

《影响的焦虑》所研究的,是后代诗人如何不得不接受、继而拼命突破前人作品的影响,“找到自己的声音”,最终在文学长河中“逆转时间”,让前人的“真身”被经过自己“误读”后的形象所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姆的上述“对抗”理论,不涉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斗争,而是完全在诗的话语场域中展开。布鲁姆所讨论的,是诗人们以意象、音韵、节奏乃至诗的氛围为武器,上演的诗之王国的永恒战争。

“我已经打了半个世纪的仗,输了”

上世纪70年代,因反思“新批评”学派、反对“作者霸权”的相近立场,布鲁姆和其他三名同事保罗·德·曼、H·米勒、G·哈特曼一起被学界称之为“耶鲁解构学派”,四人还曾合出了一本《解构与批评》论文集。

然而,为时未久,布鲁姆就脱离了这一阵营,并与曾经的“战友”成为互相攻讦的论敌。双方的歧异简明而深刻:一方以文学为路径和武器,大举介入文化、社会与政治批判;另一方则坚持文学自足自为的意义,反对“时髦”与“廉价”的理论旅行。布鲁姆是后者,几乎孤身一人,他称前者以及多元文化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等他认为背叛了文学基本意义的人为“憎恨学派”。

有人将布鲁姆的这种老派姿态,视之为过时甚至反动的“精英主义”。颇为讽刺的是,为布鲁姆所厌弃与拒绝的社会-政治批判,却被人加诸

其身——有人把布鲁姆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相提并论,认为他是个白人男性中心主义者,却刻意忽略了他认为《圣经》的某些部分为女性所撰的观点。

人们至少应该再听听布鲁姆自己所说的。在2017年接受《南方周末》访谈时,布鲁姆说,“从社会意义上我并不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我只是认为在文学里它不能取代审美的判断和认知的判断……尽管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可能有助我们理解和欣赏但丁、品达、埃斯库罗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李白,但这又有什么意义?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长存。谁关心政治呢?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能扩充人生的,能让我们更聪明的东西。”

然而,在被问及一生的学术论争时,垂暮之年的布鲁姆自认是个“失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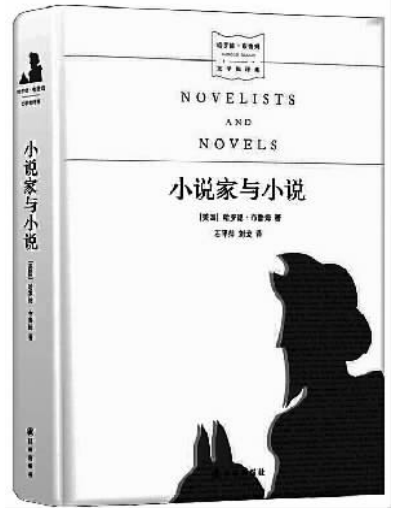
“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我已经打了半个世纪的仗,输了。我不想再和任何人争执,不想再挑起任何辩论……我觉得过去那些争论大多都是个错误,因为有些事情你拦不住,人们就像旅鼠,它们冲进海里。”

转身离开的经典“守夜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布鲁姆逐渐淡出文学理论圈的争鸣,转身投入在他看来更有意义、但也树敌更多的“经典保卫战”中。在此后直到去世前的近30年中,布鲁姆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学生和大众。据说,在去世4天前,他还给学生上了最后一课。

布鲁姆面向大众所作的文学经典推介工作,同样工程浩大且成就非凡。这一工作以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为代表和发端,这本大书评论了从莎士比亚、但丁开始,到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等共20多位经典作家。

此后,布鲁姆又陆续出版了《莎士比亚:人的发明》《天才:一百个最具创造性的心灵》《最佳英语诗歌:从乔叟到弗罗斯特》等著作,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大部头”在保持最高水准的文学鉴赏眼光与技巧的同时,还具有相当强的普及性与可读性。



除了这类建设性的工作之外,晚年的布鲁姆也依旧保持了年轻时在学术圈的批判锋芒。他将莎士比亚奉为西方经典文学的核心与最高标准,明确反对文学领域的文化多元主义;他对美国作家斯蒂芬·金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荣誉奖感到愤怒,为“哈利·波特文学”大行其道感到担忧,甚至直指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女性主义经典作品《金色笔记》的作者多丽丝·莱辛的作法,是“纯粹的政治正确”。

在2017年接受的那次访谈中,本已表示“无意再战”的布鲁姆在采访者的追问下坦言,若果再挑起一次笔仗,他希望反对无知、物质主义、以及简化主义,“我们站在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托尔斯泰、李白、杜甫、孔子、孟子的这一边战斗”。

布鲁姆就像个脾气古怪的守夜老人。已经很久没有夜归的旅人,愿意听他的咕咕抱怨。可人们知道——人们也已经习惯——有他在,寒冬的夜里总有一扇能打开的门。如今,疲倦的老人终于挂锁而去,只留下那些在孤单夜里一人写就的线索——关于钥匙的线索。

他在文学经典的圣殿里,在诗与美的天堂里,等着人来。

应夸奖孩子的付出

苏瑞琴

读卡罗尔·德韦克著的《终身成长:重新定义成功的思维模式》一书,在孩子教育这一块,给我的触动最大。全书以上百个案例,描述、对比了思维模式与能力和成就的关系。思维模式给体育和商业以及家校教育等行业带来的改变,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的步骤。德韦克博士是斯坦福大学路易斯和弗吉尼亚·伊顿心理学教授,也是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领域公认的杰出学者之一。

卡罗尔·德韦克认为:人类拥有两种思维模式,即固定思维和成长型思维,两种模式代表了人们应对成功和挑战时的不同心态:固定型认为才能是先天的、一成不变的;而成长型则认为才能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取的。教育者要用成长型思维模式去教育孩子,并培养孩子拥有它,让他们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一生的必修课,渴望孩子成功的很多父母和老师,并不完全了解夸奖和肯定的危险。德韦克建议大人要夸奖孩子的付出而不是天赋。你夸他努力,传递的是一种积极暗示,这种成长型思维模式让孩子随后付出更多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而夸孩子聪明,固定型思维模式就会担心因为考不好会被人说自己不聪明,进而产生压力,拒绝逃避。这就是很多父母越是讽刺挖苦,孩子越叛逆、产生敌对情绪的根源。

亚当·古特尔因对音乐的敏感,从小就被贴上“天才”的标签。他的母亲总是向人谈论儿子的天赋,其他人也说他:“天赋卓越,显而易见。”这让古特尔倍感压力。13岁时,他因害怕失败而拒绝了在现场直播的歌剧《阿马尔和夜访者》中担任主演。失去这次机会到他后来的“大器晚成”,中间隔了十多年。

美国传奇教师玛瓦·柯林斯,拒绝两任总统担任教育部长的邀请,坚持教书育人的故事,是《终身成长》一书中,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师生互动最突出的成功案例,引导人们去思考如何面对目前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过渡中的诸多问题。

通往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之旅,四个步骤推荐给你:接受、观察、命名、教育。

《终身成长:重新定义成功的思维模式》一书,对“成功”一词所赋予的全新理念,是教育者的成长宝典。美国的“创业者导师”盖伊·川崎呼吁说:“如果你是个管理者,或在养育孩子(这也算一种管理),放下手边的一切,读读这本书吧。”



阅读公号,共享、整合可以有

冷荞麦

前些日子,参加了一个有关微信阅读公众号的评选表彰活动,通过这次活动,笔者对主流的阅读公众号有了一些概貌的了解。

原来在自媒体领域,不仅有媒体的阅读召唤,还有图书相关产业众多的书籍推介,而很多公营机构,如图书馆、公立学校,以及一些文化组织(协会),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微信阅读公众号,而且,其中一些公众号还运营得有声有色,甚至吸引了不少“铁粉”。比如像“北京阅读季”等政府和行业协会类的公众号、省(市)级图书馆等图书馆类的公众号等都很受欢迎。

从具体情形来看,一些公众号为了满足特定阅读客户的需求,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例如,有公众号就针对目标对象,对相关内容做了特意的筛选,而更有用心的,运营者出于了解特定读者的目的,还时常关注某些微博大号,并对相应的粉丝群体及相关话题热点、诉求偏好等进行分析。如对某个粉丝众多的



的大咖微博及其评论、互动之类进行解析,从而在语言风格、内容推介的模式等方面,推出目标对象容易接受的评介,更高效地助推了全民阅读活动。

然而,在阅读公众号缤纷异彩的同时,也有让人遗憾的问题。据有心人的梳理研究,阅读公众号的同质化,显然就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的确,不少公共类阅读公众号内容相似,资源大同小异,更有甚者,在挤占通道的同时貌似有相互抄袭之嫌。而媒体服务对象的定位,比如差异化,以及内容、相伴的解读和解析的定位等,明显有不足之处。就宏层面而言,大多数公众号只是按时推送内容,而不太琢磨什么内容与公众号的自身定位相符,不仅忽视用户的阅读好尚,甚或还有“代替”客户思考的倾向——而不是站在用户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不过,对现实的状况,我们不必苛责,客观说,有些情形是我们很难避免的。撇开营销或者侧重推广产品的公众号,如书店和出版类公众号,就以促进全民阅读、面向公众的公营类公众号来说,资源类似、“挤占通道”的现象可以说几乎不可能避开,例如那些地域性的公营公众号和图书馆类公众号。不管怎么说,针对一个时期的热门书籍,或流行阅读话题等,做出及时回应显然是应有之义。如此,不同的公众号必然会聚焦在相同的话题上,此时,重复的内容当然就会“油然而生”,特别是某个特定时日人们又重新关注、讨论某些经典作品的时候。

不仅是公众号,类似的现象,在目前已经运营的“数字图书馆”中也是类似迹象明显:不仅

是图书资源相近,而且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介,还有一个时期流行阅读风尚的迷评——比如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日对托卡尔丘克和汉德克的热议,也是大同小异。

由之,在这个共享时代,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公共资源的共享和整合。无论是地域性质的公众号,还是不同层级的数字图书馆,图书资源的整合、内容推送的整体考量,一定会提高阅读活动本身的边际效益。

以数字图书馆为例。由于不再需要繁瑛实体纸质书的搬运,区域性的,比如省(直辖市)一级的数字图书馆是否可以和所属区块地市一级的数字图书馆整合构建一个网络链条呢?窃以为,这种构想实现,应该不是困难的事情,而阅读公众号不是也可以这样尝试吗?这一领域相关的内容推送,自有特色的“各自为战”不也是可以预期的吗?

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整合:尽管不在一个地区,不在一个单位,但各有所长的人才尽其所能的内容建构,在关联一体的网络区块中也可实现共享,进而彰显各自特色的同时,从整体上提升不同阅读公众号基础水准——公共(数字)图书馆书籍资源之外的相关内容也可以达成这样的预期目的。

当然了,这些都是粗略的设想,具体的工作需要详实的谋划,也许还会面临诸多需要协调、解决的难题。但是,以当下的情势而言,分享、共享,以及整合无疑是必然要有的路径。那么,我们不妨就从现在开始,迈出尝试、探索的步伐吧。

南方北方,都是梦萦之地

——读张抗抗地域散文《南方》《北方》

赵青新

我一直以为张抗抗是北方人。最近读到《南方》《北方》,才知道印象有误。自序有言:“如若把我的人生地理节点连接起来,是一条长长的斜线:广东—杭州—黑龙江。中年以后,斜线回返,到达北京并停留下来,目前已长达三十多年。”原来张家祖籍广东新会,张抗抗于1950年出生在杭州,19岁离开杭城去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

《南方》与《北方》是她多年来回忆早年生活的散文,“借此回望,审视自己写作的本源与变化”,也让读者借此看到地域文化对作家写作的影响。

两部散文都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用毕生生不忘往昔,不忘故乡,不忘亲人师友的一支笔,写出了感人的对乡土人情的热爱。两部作品也有所区别,《南方》温婉动人,《北方》豪爽不失细腻,所有散文都是以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本色去写,清淡朴实,温和宽厚。

《南方》着重书写名山胜水、湖畔风光、小镇风物。杭州是她出生与成长之地,永难忘怀的家园。

张抗抗以“西湖的女儿”自诩,《杨公堤随想》《重识钱江潮》漫步古今历史,西湖的柔波,钱江的浪潮,翻动文化;独自走进偌大的学府,母校是她成长的摇篮,《文学梦想开始的地方》纸短情长。最好的还是“能不忆江南”“摇到外婆桥”这两阙,跟随她的脚步,一起走过西施故里,乌镇斜阳,也乘着夜航船,在“啾啾呀呀”的桨橹声里入梦。梦里有情时回到南国,尽管山重水复,父亲与祖先遗留的足迹依稀可辨。

散文其实只是副业。张抗抗写得好的,还是小说。张抗抗的小说立足女性视角,同时超越性别意识,既有个体对社会人生自然宇宙的审美,也有作为群体对一代人命运的追问与思索。她的主要代表作,比如《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塔》等是知青题材的,比如《我要的不是这些》《飞走了,鸽子》《去远方》等是大学生题材或普通青年的。

理解张抗抗的小说创作,离不开对她的散文的阅读。《北方》里就藏着许多解密要素。南方来的水乡女子,融入北地荒蛮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北大荒原来这么大呀,我知道什么叫广阔天地了!”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一切只能从头学起,耕

地、种菜、烧炕、抓鱼、偷白菜……土篮子里的灰没有及时倒,差点酿成火灾,被批评“南方人,啥都不明白”,心里那个难受哟!连北方的蚊子都比南方大个儿,咬起人来更疼,而家信是报喜不报忧的,只好开个小玩笑,把夹在信里寄回去的蚊子说成蜻蜓,想要撒娇却不敢让父母挂念的小心思啊。桩桩件件,在北大荒扎根,夜里梦里心里,文学的种子也在抽芽。

在我看来,《北方》要比《南方》更胜一筹,更厚重也更深沉,有更多突如其来冲击与仓惶无着的抵御,烘托出氛围,以及那曲折、复杂、深刻的心理叙事,真切朴实,生动鲜活。最难得的,那么多的苦难与艰辛,但在张抗抗的笔端,从心灵流淌出来的清澈泉水,荡涤了脏污,融汇真善美,显得那么纯净隽永。

张抗抗曾说,她的早期教育深受母亲的影响,因为母亲就是一个生活在童话世界里面的人,一辈子都充满着童心。张抗抗的散文,让我们体会到的,也是这样的感觉。不管她在南方还是北方,不管她走到哪里,水为肌体,黑泥化骨,塑造了她的文学世界。